

陶渊明与中国菊文化

文_李修建

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。”晋末宋初的某年，重阳节，陶渊明没有酒了。他揭开坛盖，是空的，逸出的残香让他难以消受。他叹口气，摇摇头，踱出门外。菊花是有的，宅外篱边，一簇簇地，开得正盛，黄灿灿地喷张如盖，散出阵阵馨香，惬人心意。陶渊明摘了一大把，不时凑到鼻间，又想到了酒。此刻，有酒人家正痛快地享用吧？他索性坐在菊边，想着多采些菊花，多开些荒田，等到明年的九月初九，就可以喝到菊花酒了。然而，老妻稚子，一大家子人，粮食总是不够。他又想起做彭泽县令时，在250亩公田里种了高粱，未及收获，他却回乡务农了。如今的生活不免寒苦，他淡然一笑。往

事如烟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恍惚间，一袭白衣飘然而至，原来是老朋友王弘送酒来了。此等美事，他已等不及，抓起酒杯豪饮，终于，醉倒在花丛中。

中国文化中有大量惹人喜爱的植物意象，如梅、兰、竹、菊、松、柳、荷、牡丹等等。它们常与某一文化名人绑定在一起，并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。如梅之于宋代林逋，竹之于东晋王子猷，菊之于陶渊明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辞官归隐，躬耕园田，饮酒赋诗，逍遥适意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十字，让菊成了陶渊明专属的文化符号，唐人已将菊称为“陶菊”或“陶家菊”。因为陶渊明，菊也就有了高洁、清雅、坚贞、淡泊等象征意义。不过，需要

看到的是，陶渊明之采菊，不是单单喜欢菊花的美丽，在这背后，存在一个深远而丰富的文化传统。

菊是中国的特产，《礼记·月令篇》就有记载：“季秋之月，菊有黄花。”菊于肃杀的秋末开花，这一特性易引起古人的垂青。显然，古人最先关注的，不是菊的审美特点，而是菊的用途。对此，屈原已经给出了答案，他在《离骚》中说：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可见，菊是可吃的。事实上，这也正是菊在六朝以前最主要的功用。

晋人葛洪《抱朴子内篇》记，南阳酃县山谷有一条小溪，谷中长满菊花，花落水中，加以时日，溪水变得异常甘甜，人称甘谷水。附近居民都饮甘谷之水，“食者无不老寿，高者百四五十岁，下者不失八九十，无夭年人，得此菊力也”。作过南阳太守的王畅、刘宽、袁隗等人，让酃县每月送40斛甘谷水特供自己饮用，他们所患的风痺及眩冒等病，因喝此水而愈。日常经验往往最具说服力，菊能治疗疾病，能令人长寿，在汉代，已成为人之共识。于是，菊很自然地进入了医家、养生和神仙家的视野之中。

成书于东汉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集前代药物学成果，全书载药365种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品。上品有药120种，其中草类71种，菊花即属此列，位居菖蒲之后，人参之前，排名第二。“主诸风头眩、肿痛，目欲脱，



泪出，皮肤死肌，恶风湿痹，利血气”。正与王畅等人的病案相合。自此，菊花作为一味中药，长久地存在于医家典籍之中，如《金匱要略》治疗中风的方剂中，就有菊花。

热衷于长生求仙的人，尝试服用各种药品。两汉时期，菊花是求仙好道之人食用的药物之一。旧题刘向所撰、或为汉魏间人伪托的《列仙传》，载仙人71位。其中一位名叫文宾，此人以卖草鞋为生，几十年内，娶过好几位妻子，都被他抛弃了。首位妻子90多岁时，意外碰到文宾，发现文宾依然身强体壮，于是向文宾拜泣，求教道术。文宾教令服菊花、地肤、桑上寄生、松子，取以益气，老太太依法行事，延龄百余。唐代欧阳询主编的《艺文类聚》中，《药香草部》专列菊，其中记道：“《神仙传》曰：康风子，服甘菊花、柏实散得仙。”到了明人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这段文字变成：“神仙传言康风子、朱孺子皆以服菊花成仙。”李时珍略去了柏实散，极力强调菊花的功效。《神仙传》为葛洪所著，《四库全书》本载84人，康朱二人俱不见于其中，唐人梁肃称其载190人，可见今本内容遗失不少。葛洪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还记录了一种“刘生丹法”：“用白菊花汁莲汁樗汁，和丹蒸之，服一年，寿五百岁。”效力的确惊人，惜乎缺乏实证。

六朝文人普遍认为菊花能够养生延寿，多有诗文吟咏。魏文帝曹丕曾将菊花作为礼物送给太傅钟繇，并作一书，其中提到：“屈平悲冉冉之将老，思食秋菊之落英，辅体延年，莫斯之贵，谨奉一束，以助彭祖之术。”希望钟繇食用菊花延长寿命。晋人嵇含的《菊花铭》，认为服菊即



可成仙：“煌煌丹菊，翠叶紫茎，洗洗仙神，徒餐落英。”傅玄更为直白地表达了同样的观念：“服之者长寿，食之者通神。”陈人阴铿《赋咏得神仙诗》，“朝游云暂起，夕饵菊恒香。”更具逍遥气象。

除了养生成仙外，六朝文人还赋予菊其他文化意义。钟繇之子钟会的观点最具代表，他认为菊有五美：“黄华高悬，准天极也；纯黄不杂，后土色也；早植晚登，君子德也；冒霜吐颖，象劲直也；流中轻体，神仙食也。”“君子德”和“象劲直”，使其具有了高蹈的道德价值。此外，所谓“黄华高悬”、“纯黄不杂”、“冒霜吐颖”，同样大有审美意味。时人诗文中，同样盛称菊花之美。曹植眼中的洛神，“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”。钟会的《菊花赋》，大写菊花之美：“延蔓蓊郁，缘阪被岗，缥干绿叶，青柯红

芒，芳实离离，晖藻煌煌，微风扇动，照耀垂光。”词采华丽。

陶渊明未能免俗，或者说，他不能超越这一文化传统。现存陶诗125首，几乎篇篇有酒，提到菊花的只有5处，除了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外，尚有《问来使》：“我屋南窗下，今生几丛菊。”向使者打听家里所种菊花的长势。《饮酒二十首》之七：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。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。”《九日闲居》：“酒能祛百虑，菊能制颓龄。”这两处皆写菊花酒，着重其养生功用。还有《和郭主簿二首》：“芳菊开林耀，青松冠岩列。怀此贞秀姿，卓为霜下杰。”褒扬松菊之高洁坚贞。显然，菊的这些特点和意义，在陶渊明之前即已具备。其高逸贞洁的一面，因为陶渊明，得到了极大彰显，其养生延年益寿的一面，却渐被淡忘了。❏